

琉璃鎮

长篇历史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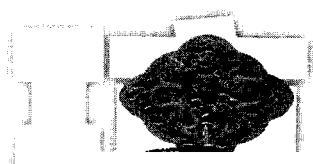
王顺东 著



海风出版社

王顺东 著

琉



长篇历史小说

琉

海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琉璃镇/王顺东著. —福州: 海风出版社, 2006.8
ISBN 7-80597-625-2

I. 琉...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105651号

琉璃镇

作 者: 王顺东

责任编辑: 张传桂

装帧设计: 窦胜龙

出版发行: 海风出版社

(福州市鼓东路 187 号 邮编 350001)

出 版 人: 焦红辉

印 刷: 福州贞祥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21 印张

字 数: 380 千字

印 数: 1-1000

2006 年 9 月第一版

2006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597-625-2/I·128

定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范锦萍和多在传。运转亏损如何，她因重全然
大撒把，不管不问。他沉溺在收藏的痴迷中，
毫不吝啬地挥霍着精力和家中的银子。直到有
一天，钱随金向他讨还：“现跟着急，你不能
再鼓捣那些旧东西了，^{上千}工人两个月^的工资和加班
费都未发，^材铺丝画屏的原料已开始赊账购买，
你该想想如何给做商按期交货了。”

听钱随金这般说，她因重意识到³事情的严
重性，~~遂~~遂不捨收住手。

转眼进入腊月。往常，正是琉璃镇的销售
旺季，南来北往的客商会来采购各色各样的料
器，家家户户都要到集市上~~摆~~摆摆摊，老
少齐出动，人气、买卖旺得很。

今年，昔日的兴旺景象逐渐消逝了。街道
上的行人了了无几，店铺都关着门。唯有大博

开 头



光绪三十年,公历 1904 年的腊月。

十冬腊月,凛冽的西北风裹挟着雪粒子像尖刀般刺痛着人们的脸面耳朵,直往脖梗儿里钻。

昔日忙碌热闹的鲁中博山琉璃镇蜷缩在风雪中,像一个穿着破烂不堪、身躯佝偻的琉璃炉匠,在风雪中抖索、挣扎、喘息,似乎在奋争着生存的最后一息。

打吃过早饭起,那个叫街要饭的晃瘸子拍打着拴红布条的牛骨板儿,沿街串巷吆喝道:“老少爷们听我言,大雪天里难要饭,今日县衙要杀人,快去看来快去看!”仿佛他把这个消息带给镇里的乡亲,能做为讨口饭吃付给施舍人家的一点酬报。

讯息挺准确,约摸过了一个时辰,从孝妇河东岸的博山县衙门监牢里推出了一辆木笼囚车和四个带脚镣铐的犯人,他们每个人的身边都挤挨着两个手持鬼头刀、面目狰狞的刽子手。囚犯的队伍后面,兵卒们簇拥着三顶官轿,一顶绛红色的,一顶兰色的,还有一顶黑色的。

囚犯们蓬头垢面,衣衫单薄,且破烂肮脏。裸露的肌肤全冻成了茄紫色。脚上的镣铐在数九寒冬里响亮清脆,随着脚步的艰难移动,“哐啷哐啷”的声响格外刺耳。沿途气氛恐怖骇人,映衬着周围死气沉沉的冷寂萧疏景象。

今天是腊月二十三,往常,这是琉璃镇和博山城里的大集日;人们早都在忙碌着采办年货了,不管穷的富的,家家户户都在忙着包饺子团团圆圆过小年。官府偏偏在这一天来杀人,故意要在年节里给他们的子民心上投下灾祸的阴影,炉匠们残存在心里的那点好心绪被街上惨人的吆喝声冲淡了,荡光了。

街道两旁、巷道口的店铺都关着门。瞧热闹的人群里三层外三层。他们争先恐后地向街中央拥挤着。有的翘起脚尖,伸长脖颈,想看清楚囚车里那个临刑人的脸面。衙役们则象虎狼般挥动着手里的水火棍和新装备的进口毛瑟枪,凶狠地吆喝着:“滚开!让道!挡路的就地拘捕!”将人群向路两边驱赶。

为执行省城臬司大堂的旨令,青州知府博山县衙的大小官员们,几近倾巢出动。皂、壮、快三班,吏、户、礼、兵、刑、工六房,一个个身穿镶血红色条黑老鸦新衣,挟紧武器,气势汹汹。临赴刑场,知府夏作仁交待过,此处民风强悍,人很“耀”气,^①有犯上遗传;斩刑犯是一年前琉璃镇闹暴乱时,奸死姚道员老婆的犯人,陪斩的是四个暴乱骨干分子,他们都是本乡本土人;当地百姓心中的怨恨自然不会消退,刑场如同战场,尔等均须高倍警惕,随时进入临战状态。

然而,过年心盛,一年一度的过年传统是谁都阻止不了的。四邻八县的农民都有在腊月二十三来博山城赶集的习惯。他们不知道官府要杀人,杀谁?为什么要杀他?他们赶巧儿逢上这样一件骇人事情,自然不会放过,都围过来凑热闹,瞧新奇。

人群越集越稠,议论声、唏嘘声、叹息象炸开了锅的沸水:

“看,快看,囚车里那人多遭罪,蹲又蹲不下,站又站不起;脸瘦的象骷髅,简直没个人形了。还不知道在监牢里关了多久呢?”

“听说是一年前琉璃镇的炉匠们造反烧了姚国重王八鳖羔子宅院,这些都是判了死刑的人犯哩。”

此话声不前后,正好崩进了坐在小黑轿子里的姚国重的耳朵。此刻,他用大围巾包着头,戴着墨镜,怀里象抱着只兔子突突直跳,身子不由自主

^① 不服输,敢反抗。

往下出溜。他叹一口气,挺身往上蹿一蹿坐正当。他心里象打破了五味瓶,不知是啥滋味,是懊悔?是感叹?还是愤恨?无法用一个准确语句来形容他目前的心情。本打算来博山要到琉璃镇去看一看他亲手创办的琉璃工厂和那五进大宅院,听管家说宅院和工厂焚烧得焦糊不堪,凋零破败,里边蒿草没人深,已变成黄鼠狼和黑老鸹的巢穴……,他现在更加犹豫不定,心里说:算了吧,算了。当初离开的时候都懒得去看,现在再去又有什么意思?烧了就烧了,就等于赌博输光了吧,真是十年壮丽天王府,化作荒庄野鸽飞;一场恶梦啊……他连黑轿里的小布帘也不敢拉一拉瞅瞅外面,唯恐博山城和琉璃镇里的百姓将他认出来。他顿觉得被阉过的下身还在隐隐作痛……

押解犯人的队伍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走出西关集市,越过福门桥,沿着孝妇河沿朝城北面走去。

似乎官府的杀人行径惹恼了本就残酷的天神,肆虐着的西北风怒号着,狂奔着,裹卷起地上的残雪和灰尘,猛烈地扑打撕扯着城北门墙上的一张破烂布告,从斑斑驳驳的模糊不清的字迹里依稀辨认出:

查刘犯珠子,男,26岁,打着红勾;耿犯连生,男,60岁(已死)打着红勾;郝犯博汉,男,32岁;王犯德华,男,28岁;徐犯亮,男,18岁;范犯大柱,男,17岁,均系青州府博山县琉璃镇人氏。六犯蓄意阻碍新政推行,扰乱一方安宁秩序,于光绪二十九年一月二十三日,纠集暴徒数百人,窜至原大博琉璃公司驻地及经理人姚某某宅院,抢掠财务,毁损家产;焚烧工厂,奸死姚某某妻室范锦萍,惨害姚某某以失辜丸……后面字纸被人撕去,残留在墙壁上的纸片浸洇出殷红的颜色。

官府今天要杀六个人犯中哪一个?有一个已经死了,怎么死的?其余的五个都要杀吗?

这时有几个挑席篓卖番薯卖萝卜的年轻人,围在布告下,指指划划议论着;其中一个道:

“就是要杀第一个,一般要杀的都排在前头。”

“哎,伙计们,啥叫以失辜丸?”另一个问道。

“是肉丸子吧,这个姓姚的是不是开肉丸店的,他得罪的这伙人冲到他店里给烧了?”又有一个凑上来道:“不,不是。也许是金丸子、玉丸子呢,莫不是那伙人抢走了他家的镇山宝贝,丢了金丸玉丸?”离布告最近的那一个好奇地说。

“丢了,活该!前头我听人家说,这个姓姚的是当朝两个大官人的弟弟,是个恶霸。他借皇上实行新政,来琉璃镇霸占琉璃生意,还糟蹋良家妇女,给

人搞大肚子。什么金丸子玉丸子，去他娘的屁蛋！”

一个站在旁边、穿着邋遢的中年炉匠凑过说：“哎，说的正对，真让你说中了，就是屁蛋，就是屁蛋嘞。布告上不是写明了吗，以失睾丸，就是屁底下的蛋子被俺炉匠给骗了，甩了，那小子不死在这一场算他命大。”他搓搓手，笑笑说：“男人丢了这玩意，就再也竖不起来，办不成事，传不下家族香火了。”

“绝，绝，好！哈哈哈……”他们你推推我，我摸摸你，做着下流动作，嘻嘻哈哈打闹着；与即将蔓延过来的恐怖氛围形成强烈反差。

这时，押解犯人的队伍正好走过来，见这几个年轻人在说笑打闹，衙役们投来凶狠鄙夷的目光，两个高擎“回避”“肃静”木牌的兵卒走近他们，眼睛直瞪着；那挑衅意味分明在说，再不长眼睛，再在这里胡闹，小心拘捕法办！

上把年纪的老百姓都懂得，看到官府押解犯人赴刑场，沿途围观的人是不许说笑打闹的。实际上，懂故事的百姓也没有心情说笑打闹，光瞅瞅府衙官兵们那幅盛气凌人，满脸杀气的熊样，就够人气恨的了；光瞅瞅囚车里和后边跟着的犯人们脸上那种愤恨、委屈、求生的神情，就够人怜悯同情的了。他们只要看到官府押解犯人赴刑场，就会联想到那句令人厌恶的俗语：“杀鸡给猴看”；就会联想到平时与官府爪牙们的那些磕碰事情；联想到自己一旦落到这步境地会怎么样……谁还有闲心思说笑取闹？这几个不懂事的山乡年轻人是自找看吃没（念木）味，找难看。

队伍经过西冶街时，沿街의店铺都紧闭着，在琉璃炉上生产的，送料的，运货的也都停下手，走到街上来。这一带是琉璃工匠们的居聚地，也是琉璃产品的集散地。犯人们的工友、亲戚、父母儿女都在街筒子两边焦急地张望着，寻找着那些个自己熟识的面孔。突然，一个抱着孩子的妇女扬着手尖叫道：“孩子他爷^①，德华，王德华！”一个男孩子冲出人群前高叫道：“爷！爷！我是福祥。”

“亮儿，儿啊，徐亮！”

“哥，哥，哥，大柱哥！”

顿时，吆喝声、哭喊声响成一片。

犯人王德华的妻子，郝博汉的儿子，徐亮的父亲徐扁头，张大柱的弟弟张二柱认出了他们的亲人。唯有重犯刘珠子家居西山里，亲人也许还没有赶过来。此刻，人群推搡着向街中央拥动，家眷们呼喊着重要跑上去抓住亲人。护

^① 当地土话，当爸爸讲。

队的兵士一阵喊打,挥舞着刀枪把骚动的人群逼到街两边。

撕心裂肺的叫喊,寻死觅活的惨状,让过路人无不唏嘘叹息:“造孽啊,造孽,刽子手们,老天会报应你们的!”

“杀吧,砍吧,杀光砍绝了,大清国的寿限也就到头了。”

押解队伍加快了速度,不长时间到达执行法场。

眼前是一大片空旷的河滩地,孝妇河在这里拐了一个梭子弯,甩下一大片河床。河床中间残存的水洼结成坚硬的青色冰凌。未结冰的沙砾地上布满大大小小的鹅卵石,残雪随着咆哮的西北风在石缝间飞跑,啾啾作响。临河滩的漫山坡上,孤孤零零座落着十几间破烂不堪的茅草屋。看不见树木,看不见炊烟,只有黑乎乎黄混混的屋顶和屋顶后面的荒山秃岭,更显丑陋和苍凉,当地人都叫该处宰牛滩,簸箕掌。此处居住的十几户人家大都是外地逃荒、躲债流落到这里,因为没有土地耕种,山岭上也长不起树木,他们就到附近山村买来老牛老马老驴老骡子,在河滩宰杀,就河水洗净,架锅煮熟,挑出去卖钱。严冬河滩结冻则歇业,想不到宰牛宰马的地方竟变成了官府的杀人场。

河滩一端的高处,临时用苇席搭起了两座监斩棚。棚前放两张白楂木破桌,摆两条长凳。桌前用鹅卵石压着一张布告。一个盛大红颜色水浆的破碗上架一支毛笔。

这时,十几个兵卒从绛红呢轿中搀出了知府夏为仁,从蓝呢轿里请出来了知县裘岸然。三四个兵卒走到黑轿子前,只见黑帘动了几下,却不见人。裘岸然带人赶紧走过来,拉拉兵卒使一个眼色,立即走开了。(兵卒们不知道姚国重来刑场看斩刑里面有文章。裘岸然曾与他发生过激烈争吵,后来是由夏为仁出面调和,才勉强允许他跟来,但绝不能出轿,以防激起刑场暴乱。要知道,姚国重为争取来琉璃镇实地看行刑,在省城臬司也没少花钱,这是后话。)

一阵乱哄哄,没有人注意到这个细节。夏为仁和裘岸然整整衣冠,一脸的威严和肃穆,由兵卒护拥着,坐进席棚里。

囚车里插着亡命旗的刘珠子被两个兵卒拖将下来,他脖子间勒着麻绳,脸色紫黑,叫喊是喊不出来的。接着两个手持鬼头刀的刽子手使劲地将他往沙砾地上一顿。

河滩上聚集着黑鸦鸦的人群,四邻八乡的村民听说官府要处决一年前闹事的炉匠,都放下手中的活儿赶过来看。能容纳上万人的河滩占得满满当当;“轰、轰、轰”的议论声和叫骂声使人对面听不清谁在说些什么。突然,站在前面得人惊叫道:

“哎哟，从囚车上拖下来那个就是刘珠子嘛，你们看，你们看。”

“是他是他，这小伙子平时义气，怎么会去干那种事？”

“还不是那个骚娘们先打了他，他为去报复，失手才把她掐死的。”

“听说知府夏大人到省城说情不杀人了嘛。怎么又……”

“官府里都是狗东西，哪一个不是心肝歪长在肘膀上，那坐在大堂上的，图了钱，不是照样坑人吗？！”

“人家姓姚的是旗人，又有当大官的哥哥做后台，听说他在省城死咬住不放，能有咱小百姓的好吗。”

蓦然间，一个披头散发的年轻妇女抱着孩子冲上前来，哭喊着：“黑心肝的狗官，你们要杀我男人，我也不活了，我死给你们看！”

两个兵卒立即赶过来，把年轻女人连同她的孩子架到了人群外。

蹲在地上的刘珠子听到了熟悉的喊叫声，他艰难地回过头来看一看那年轻女人，那是他的妻子，她们终于从西山里赶过来了。他在被抓到之前，还不知道老婆怀了孕，直到老婆生下孩子，还是亲戚到省城探监时告诉他的，想不到见到孩子的第一面竟是自己的死期，他重重地低下了头。

女人的吵闹和哭喊，似乎提醒了知府夏为仁，他站起来看一看刑场周围人山人海，喊叫声不绝，有的还在往人堆里凑集。他心里直打怵，虽说有全副武装的官兵一百多人，但眼前的阵势使他感到不妙。他捅一捅裘岸然，叫他快点宣布罪状。

裘岸然立即站起身，用他的四川腔调抑扬顿挫念起来……

没有人听他的官腔，一个衙役问旁边的刽子手道：

“哎，醉鬼，今天执刑为什么不用新进口的毛瑟枪，还用这老式鬼头刀？”

“你不知，臬台大人的点子多哩。他说今天执刑要杀鸡给猴看，向众人示威；如果用毛瑟枪子崩，便宜了这小子。”

“真是天拉屎狗有命，臬司老爷又给你一个好买卖。”

“嘿嘿。”醉鬼得意地傻笑了一声接着道：“咱也算吃了十八年官饭，如今仍是丘八一个，咱就学会了这点手彩儿，不靠这靠啥？”

“该知足了大哥，象我要混到你这把岁数，还没有这份手彩儿呢。”

“唉，还有啥，还不是趁着年轻无顾及，砍一个人赚一顿好酒饭。到我死时，只要阎王爷不向我讨债就行。”

“不管咋说，你这行是天底下没比的美差，既不费脑筋，又不费多大力气，到时喝上酒，举起刀咔嚓一砍就完事。”

“美差？小兄弟，真正的叫苦差哩。你没听说过刽子手向囚犯磕头下跪的

事情吧？”

“新鲜，新鲜，从来没听说过。”

“当年大清明时，官府砍一个叫黄道周的人头，嘿，那真是条铁汉子，临刑时一刀下去，他腾地站立起来，昂头不屈。刽子手吓坏了，扑通跪下去，喊叫着求他坐下去。这黄道周脖子血流不止，还能点头说可以可以，就坐到一条搬来的凳子上，紧接着第二刀，第三刀砍下去，才把头砍下来。”

裘岸然刚刚把布告宣念完，那个被架到人群外的刘珠子的老婆哭叫着，由两个女人搀扶着又冲进人群，“天啊天啊！冤枉啊冤啊！”哭喊声更加撕心裂肺。几个兵卒赶紧上前，拖住她们狠狠往地下摔着，踢打着，挟携起她的孩子走出人群。于是，他们就在原地不动，持枪看住三个女人和孩子。

裘岸然对刽子手们把手一挥，大喊一声：“问刑！”

只见十个刽子手每人点燃起一把香束，向五个犯人扑过来；拉起他们的胳膊，两个刽子手一组，将燃烧着火苗的香束同时捅进犯人们的胳肢窝内。

“啊——啊——，我操你——祖宗啊！”惨叫声掺杂着痛骂声，此起彼伏。

寒风里飘散着人肉焦糊了的难闻气味。

这时裘岸然从桌子后面踱着方步走到刘珠子跟前问道：“你知道你犯了斩头罪吗？”

耷拉着脑袋的刘珠子，痛苦地抬起头，甩开遮挡在额前的乱发，眼睛里喷射出愤怒的烈火，直盯着裘岸然。他吱声不得，因为脖子里仍然勒着寸粗的麻绳，稍微动一动，绳子会勒得更紧。

只见夏为仁拍一下桌子，红毛笔在布告上扫一下，将毛笔顺势一扔，这是杀人信号，裘岸然神经质往后退几步，喊道：“起斩！”

两个刽子手将刘珠子拖到了四个陪斩人跪着的凹坑边。取下亡命牌，抽开麻绳，早用烧酒灌红了脸的刽子手醉鬼握着鬼头刀赶上来，手起刀落，“咔嚓”一声朝刘珠子脖梗处砍下去；顿时血花四溅，血点溅起七八丈高，脑袋随即歪向一边。醉鬼脸上身上溅得都是血。血点也落到了陪斩人的身上。

此刻，黑轿子的门帘动了一下，姚国重头上包着围巾，朝行斩的地方笑一笑。那脸面是狰狞的，神色是得意的。可惜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刽子手和被绑着的犯人身，谁也没有觉察到他。黑脑袋随即缩进了轿里。

好奇场景立时发生了：被砍断脖颈的刘珠子不但没有倒下，反而跪着向前跳两步，立停住；脖腔里的血越流越多，越流越猛。围观的人惊叫着，指指划划，有的吓得回头跑。

空气中充溢着浓浓的血腥味，令人透不出气。猛古丁，人堆里窜出三四

个山里人，有两个手上拿着两个白面馒头，趴到地上去沾血，口里念念道：“活人血治神经病，活人血治羊角疯。”也有三四个人去抢夺那枝勾决犯人的毛笔，据说这支毛笔能镇邪驱妖；有一个更大胆，上去拿住扔在地上浸着血的麻绳，嘴上念叨着，“粘人血的绳子拴牲口不惊，拴牲口不惊！”

眼前的情景把官兵们惊呆了，秩序有些乱，裘岸然大呼一声：“还不把这些沾血的疯子们赶出去，醉鬼，再下一刀！一定得身首两处！”

醉鬼猛一愣怔，看看矗立着的尸体，也害怕起来；他在原地转着圈儿，竟不知如何是好。这时，一个士兵端着一碗酒走上来，不由分说将酒给醉鬼灌下去。醉鬼摇一摇头，稍微镇定一下，大着胆子上前去一拨拉，从歪着的脑袋和肩膀缝隙间伸进刀去，立个骑马蹲裆式，使足劲向上一挑，又一划，“扑嗒！”脑袋掉下来。尸体哄然倒下。

顿时，河滩上的人们都沉默了，似乎天也低沉了，地也无声了。大家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几乎睫毛都没有眨一下，身上没有一个细胞不在愤怒，好像要迸发开来似的。紧接着，有人哭道：“好狠哪！官府杀人不眨眼！”愤怒的人群喊叫着，骚动着，象即将爆发的山洪，象即将冲出地壳的岩浆；也许此刻就差那么一个人振臂一呼，立即就会将官府这区区百把号人淹没在汹涌翻腾的滚滚洪流中，溶化在奔突咆哮的岩浆中。

.....

数九寒天，风雪还在肆虐。

从琉璃镇的西冶街、西寨、西沟、双山、桑园、大天井、新坦街、大小核桃园来的琉璃炉匠们抬来了门板和棺材，请上了“缀元”^①康师傅，把刘珠子的头与身体缝合完整，装殓入棺。他的老婆已经哭昏了过去。山里来的亲眷们将她一起抬着，一路哭着去了。陪斩的郝博汉、王德华、徐亮和范大柱，他们的两个胳肢窝都被烧糊了。徐亮和范大柱两个吓得尿湿了裤子，下身冻得棒棒硬，既不能站，更不能走，四个人让乡亲们扶上门板躺下，被人抬着走。妇女、老人、小孩们走在旁边，边走边哭，灰黑色的雪地上，在他们身后留下一长串、一长串杂乱不齐的脚印……

① 专门缝接尸体的工匠。

第一章



开篇中，在刑场边那个躲在黑呢轿里伸头缩脑，神色鬼鬼祟祟的姚国重是何许人？

这话得从头说起——

他是奉天襄平铁岭县汉军正蓝旗人，祖上世代做官，虽然年仅二十九岁，却是光绪己丑年间进士。殿试中榜后，即分发山东任津沾县令。

他自诩为新派维新人物，在民众中提倡“求实学”，斥八股文没什么用处，是“弃材”。他既有所言，也有所行。津沾县紧靠渤海边，盐碱地多，种粮收成无几。但当地百姓开有小片小片的盐田，以食盐收入补粮食之缺。

姚国重认准这一条是振兴本地经济的致富之路，于是在民众中大力倡导开垦盐田，民办官办一起上，出台多项优惠盐业措施。县衙亦出资招募大量乡民，开沟疏渠，筑堤垒堰，架设南方水车，拓垦官屯盐场，形成规模化生产。当时大清国新开垦的盐田免征三年特产税。新盐课税由县衙定，干脆说就是姚国重一个



人说了算。此时正值国内云、贵、晋、陕、甘、宁、内蒙等省份缺盐；盐是人生存的极至资品，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物质。而津沾与其它沿海产盐的场地相比较，地势平坦，交通顺畅，距离近便，又是正宗的自然海盐，质优价高。眼看着一车一车白花花的食盐变成一箱箱白花花的银子。三年下来，姚国重腰包里装进了不下七八十万两白银，一时暴富起来。同僚们看在眼里，既羡慕又妒忌；聚会吃酒时有人逗他说，俗语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如今十个八个的知府也比不过姚县令您一个，我们要给您在津沾树一座漂亮的功德牌坊！

姚国重只是很有城府地笑笑，撇撇嘴道：“你们眼馋什么，我这点银子算得了啥？我比京城的老佛爷，毛不值一根！”出身於官宦之家的子弟，在官场处事，大都会见风使舵，捕捉时机，又会把握分寸，尤为重要是善于荫蔽自己。姚国重的大哥姚国基在朝廷任督察院御史，正正的二品官。他晓得胞弟在任上捞得盆满钵满，大发横财；为避讳嫌疑，往后以防不测，姚国基要他见好就收，以母忧为因断然卸任。他在信中还说，事情要做得不落痕迹，虽然讲“不招人妒是庸才”，但是可以不招人妒而自己做得招人妒那就太傻了。

这一年，姚国基来山东督察公务，路过泰安，便将姚国重叫来一起逛泰山。此时他已在京城酝酿成熟一个在泰山脚下置田盖宅院的策划方案。

兄弟俩游岱庙、登南天门，观日出；走集市，串街巷，进书肆书画作坊；买古董、品佳肴，逛戏楼书场；夜宿妓院青楼，狎绿偎红……

泰山的秀水青山，泰山脚下肥美而廉价的土地；城里面的繁华市容及市井间的浓郁文化气息，都对他们产生了深深的吸引力。吃饱喝足玩够之后，兄弟俩支钱雇来了当地地保，让他带领着，将泰安城周边的村镇查看一遍，共同看中了靠近泰山根前的二十亩山地。兄弟俩稍加商议，当即拍板买下。姚国基从袖筒中掏出了建宅图纸，决定十亩建一座，可建两座大宅院。

可能是处于偏爱，爱屋及乌。也可能是做出了一项重大决定后所产生的兴奋，他们甚至对宅基地前边流过的一条名叫奈河的称谓也产生了兴趣，奈河，奈河，天赐我事事都有奈何，都有路子，有办法，永远不会山穷水尽，穷途末路。看，奈河从朦朦胧胧的泰山腰际奔流而下，清澈见底，鱼虾游弋；沿河垂柳拂石，水草青青……

按当时时尚，论姚国重腰包里的资本，他们完全有资格有实力在“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地方修筑官邸、营建私人花园。为何不去？兄弟俩有一番对话，足见姚国基老谋深算，目光深远：

弟：“哥，咱们在杭州或苏州每人建一座宅邸花园，钱也足够。”

哥：“我不担心资金，我手里也有钱。你知道不知道在那里占有宅第花园

的官员都是何人？”

弟：“何人？”

哥：“都是离职退休的官员。你见当朝的宰相李鸿章和受荣宠的大臣张之洞在那里有宅邸花园吗？”

弟：“我听说还没有。”

哥：“不是听说，肯定没有。《学治说赘》上说，‘奉上之通，切勿忘形。’我们去建两座宅邸花园，尤其是我，当朝督察院御史管朝廷大案要案，岂不傻兮兮地受人以柄？奸佞小人参你一本，跳进黄河也说不清。你也是一样，事情稍有败露，你往外吐都来不及！俗话道，鼠者三寸，鹰望千里。你要心存高远，不要以为做个七品小芝麻官就够了，山东巡抚还是知道你的，就不想再往上靠一靠？到那么远的苏杭二州干什么？咱是奉天旗人，跟那些南蛮子混在一起，有你的好？”

弟：“大哥想的深，看的远。”

姚国重回到津沽后，筹划一番，立即派大管家秦添定等人带着银两，带着图纸和行李到泰安督造宅院，置买良田。

光阴荏苒，一年过去，两座大庄院届时竣工。置买的百亩良田，只等坐收租粮。

临离开津沽时，姚国重真有些恋恋不舍，这毕竟是他起家腾飞的地方。他觉得光有利还不行，还要留个美名在此，流传后世，也为掩饰他在此暴发，携裹大批金银财宝而离去。

于是，他授意几个玩得来的士绅弟兄给他立一块“德政碑”，称颂他如何与乡民劈荆拓荒，挑沟筑堰，同吃、同住、同劳作，战胜自然灾害，富甲一方乡土。且廉洁律己，起居行致朴素有节；秉公执法，奖罚严明，县境所辖：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政绩卓著，人皆颂之。俨然圣人一般。

那一日，日头还没有在县城露脸，姚国重的二管家满屯儿就雇妥十几辆马车、轿马车，雇人把家中的金银细软，大箱小笼，大包小裹装载好；将大老婆白雪茹、二老婆肖春燕、三老婆钱丽金、四老婆阿官儿及她几个月大的儿子承启儿一一扶上车，带着奶妈、丫鬟、仆人、长工等人登上车。大路朝西，浩浩荡荡而去。

正是夏末秋初，天气干爽。他们朝登大路，暮践红尘，不到三日，便穿过济南城里，到达泰山脚下的新家。

大管家秦添定已在大门前叫喊着迎接他们。大门口披彩挂红，鞭炮噼哩啪啦炸响着。姚国重带着大小老婆们走下来车，睁眼观看，嗨！果然好大一座

门楼，天宫般盖造；门首翘脊飞檐，琉璃瓦复盖，雕梁画栋，金钉朱门。门前是如洗的青石台阶，门两面是两面石鼓、两蹲石狮，对面迎壁上书一个大红倒“福”字。大门上额又镌刻三个金字“姚安府”，四周的围墙刷成蔚蓝色，正好与院背后的绿色山峰与门前流过的奈河水相映成趣。

不远处是一座同样气派的大门楼，围墙内同样有高高低低的楼台亭阁，那是姚宁府，是姚国重大哥姚国基的宅院。

白雪茹挎着个包袱，呆呆地站在大门口，四处观望，目光明显地犹疑不定，似乎在说，这真是我们姚家的新宅邸吗？

姚国重走过来捅她一把道：“你还不进去将房屋分派分派，愣在这里干什么？”

白雪茹缓过神来，笑一笑，忙提着包袱走进去了。

三进的庭院，三十几间房屋，院内荷花水池，鹅卵石甬道，由松柏矮墙分隔齐整；树木青翠，修竹潇潇，花圃里姹紫嫣红。水井、厨房、餐厅、丫鬟、仆人居室，马厩、车棚，一应俱全。房屋后面是花园，足有四五亩开阔地，一直伸向山根。园内亭阁花榭，借着自然地势，高高低低，错落有致；更有小桥流水连接，假山假石，奇树异草点缀，分外妖娆好看。厅堂内陈设八仙桌、太师椅，条案上摆满古董珍玩，墙壁上挂着名人字画，气氛豪华且儒雅。

该添置的添置，该整理的整理，一家人支使着丫鬟、仆人，里里外外，忙忙乱乱，整整半个月才算安顿下来。

这天是阴历初一日。一早，姚国重看过黄历，正适宜“拜客访友，出游购物”，便叫管家满屯儿备马理鞍，打点礼物；他则整理衣冠，缨子便帽，紫底金蟒马褂；一袭蔚蓝长衫，鹰勾拉鼻便靴。他对白雪茹说，今天要去拜访泰安金知县，不必等他的饭时。

白雪茹也对他说：“今天是泰安西关逢一的大集日，我要带三个姐妹逛大集去。”

姚国重笑笑道：“多带两个家丁去，别打扮得太妖冶，人生地不熟，小心被人抢去卖到窑子^①里。”

白雪茹嗔怪地推他一把道：“放你娘的臭狗屁，你才被卖到窑子里呢，没正经骚货！”

于是，四个妇人打扮起来：白雪茹面似银盆，头髻梳成大拉翅，青缎扇形头冠，上边缀满绢制的五颜六色花朵，大红丝缚垂两旁；她是正宗满人，喜欢

^① 即妓院。

蔚蓝色“呼呼巴”，即一口钟式大髻，鲁中人都称她为斗篷。一双大脚着清水净袜兰底绣花便鞋。肖春燕是标致的瓜子脸型，则随意梳成如意头，旗髻上缀满珠翠，一袭绿纱地彩绣折枝梅金寿字舒袖髻衣，遮住了尖翘小脚。三老婆钱丽金的脸型似杏叶，旗髻则梳成一字型，长条形头冠上缀满方型、长条型琥珀、宝石，金银饰片，一字襟坎肩。四老婆阿官儿脸型略显方阔，则头戴六楞丝缎帽，帽额镶一片绿色宝石，留两片短短的流海，湖绿色的髻衣外套滚边对襟坎肩，乍一看似是一位文弱秀才或退休文官。

四个女人乘两架轿马车，一架空车，由六个家丁跟随，朝泰安西关而来。

从姚安府到西关约有十二三华里，沿着奈河畔一路下行，半个时辰即可到达。

西关大集，好大、好热闹得一派集市景象：人头攒动，人山人海。据说，泰安西关大集物品辐射全国，闻名遐迩，它以专门销售批发四季水果和农副产品而名扬天下。

四邻八乡的山民果农、远方的客商，代办运输的经纪人、扛包卖苦力的，都聚集来了。

西关的街道，胡同，河滩，沟沿，坡地，今天全变成了秋果的海洋，秋果的世界。红馥馥的海棠果，紫油油的山葡萄，黄澄澄的酥皮梨，金晃晃的托层柿子，透紫闪光的大红枣，褚色板栗，龇牙咧嘴笑的大石榴，不一而足。还有卖五谷杂粮的，卖女红绸缎布的，卖铁具石器的，卖菜蔬、调料的，卖草药仙丹的，卖东北人参、貂皮、乌拉草的。光是卖陶器瓷器的大小商贩就占满了一河滩，漆黑色粗陶罐、瓮，晶莹雪白的细瓷餐具、茶具、酒具、玩具，应有尽有；加之黄泥巴和红高粱秸杆篾成的临时摊棚，组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美丽图画。其它行行业业的买卖，也都摆开摊子，亮开吆喝的响亮嗓门：

菜火烧、肉火烧；

软和尖饼，芥末、油辣菜；

冰糖山楂串；

芝麻烧饼、炆面饼、水煎包；

豆腐脑三文一碗，烤地瓜不甜不要钱；

酱牛肉、卤狗肉、熏羊肉、口镇五香肠；

……

诸如此类的叫卖声，大都是本地人操着浓重的泰安乡音，抑扬顿挫的音乐韵味，浓郁悠长。除此之外，嘈杂声中还不时崩跳出几声外地人的南腔北调。